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探微

孙芳芳 温成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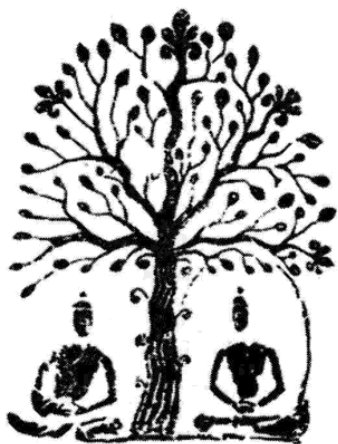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其丰富离奇的情节、生动细致的描写和清丽流畅的语言，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形象塑造和性格揭示，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步形成。志怪小说中表现出的真情、欢乐、痛苦与不幸，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后世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发生着深层次的影响……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探微

孙芳芳 温成荣 著



新平书局
PDG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探微 / 孙芳芳, 温成荣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03-06458-9

I. 魏… II. ①孙…②温… III. 志怪小说—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319 号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探微

著 者: 孙芳芳 温成荣

责任编辑: 刘小玲 李建业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458-9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新
平
书
局
PDG

前言

QIANYAN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从社会政治上来看，这一时期战乱频仍，腐败黑暗，民不聊生；从文化思想上来看，此时由于民族间的融合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起交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因素蓬勃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大繁荣，而这种繁荣直接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诗歌、散文、文学批评都取得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小说创作，更是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我国古代的小说，从汉代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与诗歌、散文的产生年代相比，它可谓“后起之秀”。我国的小说史，是文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小说，是灿烂夺目的艺术珍宝。我国的古代小说，有文言、白话两种形式，而且各成系统，互为影响，分头发展。文言小说历经先秦、两汉的发轫和草创，在魏晋南北朝获得了第一次全面发展，后经唐传奇而走向第一次繁荣。之后虽逐渐兴起白话小说，并出现了四大名著，但文言小说并不因此而“销声匿迹”，仍有明之“剪灯”三话，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的出现，迎来了它的第二次辉煌。

本书所考察的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创作，它上承先秦两汉小说，后启唐传奇，而且直接观照了明清文言小说的再次繁荣，是文言小说正式形成并出现不同流派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的小说从作者的创作观念到小说的内容关注、思想倾向都明显不同于唐以后，因而具有其时代的特点。

所谓志怪，即记鬼神怪异之事。这类题材在汉代小说中就已经存在，并成为文言小说的传统题材。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来看，它们虽然至隋时已佚，但通过对书名，以及

班固及颜师古等人的注和部分佚文加以考查，志怪类有如方士之言的《虞初周说》等，内容不外神仙方术、服食导养及医巫厌祝。现已考定为汉人小说的《燕丹子》，也属于这一类。

魏晋南北朝小说，一方面继承了神话传说的传统，在汉人小说的基础上，加之汉末巫风和小乘佛教的影响，演变出写神仙鬼物的志怪故事；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书与诸子的传统，在汉人小说的基础上，受汉末清谈和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发展成重点记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志怪小说是这个时期小说的重点和主流。就其内容来说，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记鬼怪灵异之事的“搜神”体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等。它们“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认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目的是为了证明“神道之不诬”。魏晋时期记志怪故事成风，说明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可以理解为封建宗教迷信思想和神仙之说对社会的一种影响，是广大群众在黑暗政治中的消极解脱；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来自民间的故事传说中，往往会通过鬼神形式，表达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如对暴政的反抗、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对美好品质的赞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等。如《列异传》里的《宋定伯》，《搜神记》里的《三王墓》、《李寄》、《董永》，《搜神后记》里的《袁相根硕》、《白水素女》等，就是这类小说中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民主性精华。另一类是专记山川地理、遐方异物的“博物”体志怪小说。如《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玄中记》等。它们或详于山川，或详于异物，或详于神话传说。汉朝疆域的开拓，各国间文化、贸易的交流，方士们的“自神其术”，使这一类内容既有现实的影子，又带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其中尤其是《博物志》，它记载的神话传说《乘槎》，比《山海经》中的神话更富于幻想和生活气息。第三类是专记求仙得道的仙人、异人的“拾遗”体志怪小说，如《神仙传》。这是东晋葛洪在刘向《列仙传》基础上的创作和发展。它集“古之仙人”与神仙故事之大成，既有传奇、宗教的特点，又有现实因素。可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是记鬼神怪异之事。艺术上，志怪小说

虽多为“丛残小语”、“粗陈梗概”，但有些作品，特别是那些经过长期流传的作品，由于众人的加工、丰富，都具有了故事性、完整性和形象性的特点。特别是在艺术技巧上，普遍运用了白描、对话等手段，注意刻画人物。而这些男女主人公，由于美好的生活或愿望遭到恶势力的破坏，造成了悲剧，虽经反抗和斗争，在现实中又不能获得胜利，所以通过幻想的形式，即死而复活《王道平》、鬼魂现形《吴王小女》、神仙相助《白水素女》以及比喻、象征等方式《韩凭妻》、《三王墓》、《袁相根硕》等）来获得胜利，赋予了人物以积极的思想意义。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情节和结构上的一个普遍特征。

南北朝经历了两百余年。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有宋、齐、梁、陈。据《隋志》等著录，这个时期小说大约有50余种，比魏晋时期增加了近4倍。可以说，南北朝小说是魏晋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无论从志怪小说，还是轶事小说来说，都是如此。从志怪小说来看，《搜神记》类型的作品更趋成熟，同时，佛教的大盛、佛教徒的增多、佛经的翻译流传，给志怪小说带来了新的特点。宋齐梁陈四朝共169年，志怪之作约有30多种。以时间而论，短于魏晋31年；以作品而论，却超过一半以上，足见南朝志怪之兴盛。其中宋梁二代最长，作品也最多，且多名作，如宋有《搜神后记》、《幽明录》、《异苑》，梁有《续齐谐记》、《述异记》等。

南朝志怪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多佛家事，并且出了许多专讲因果感应的志怪，即所谓“释氏辅教之书”。胡应麟云：“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即此之谓。如南朝的《幽明录》、《宣验记》、《续齐谐记》等，就出现了宣扬佛法灵异、阴间地狱、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内容；也出现了佛教徒“自神其教”的专著《冥祥记》。北朝的《冤魂志》，也突出了冥间有灵，鬼魂复仇的报应思想。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在艺术上，南朝志怪有明显进步，这方面《幽明录》、《续齐谐记》等书可为代表。虽然基本仍是丛残小语，小说作者还未进入自觉的创作状态，但《续

齐谐记》的少数作品，已然发唐传奇之先声，从小说文体学上看可谓意义重大。

还应指出，尽管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此期志怪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未削弱。许多优秀的作品通过志怪形式来抨击现实的黑暗，影射官僚的贪污受贿，内容丰富、思想积极。其中如《录异传·丘友》、《冤魂志·弘氏》等，就属于此类作品。而《幽明录·卖胡粉女子》、《庞阿》、《续齐谐记·清溪庙神》等作品，则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精神，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另外，印度佛经故事“中国化”，成为中国式的志怪故事，是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从《旧杂譬喻经》的梵志故事，改编成荀氏《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进而变成《续齐谐记》中的《阳羨书生》，其中演进之迹是十分明显的。而艺术上，此期志怪小说更加成熟，不论是故事情节本身，还是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唐传奇的重要基础。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以史为线索，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分类编排，重点在作品论析，意在通过对各阶段具体作品的分析探究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初期的轨迹，从而凸显魏晋南北朝小说发展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意义。所选小说内容的分类，尽量体现出文言小说的流派，以期增强条理性。下编主要是针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从不同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意在从横向、纵向更深入地剖析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在基础阶段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使普通读者能够从理论层面和具体内容上都对中国文言小说及其发展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由于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竭诚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目录

CONTENS

前 言	1
-----------	---

上 编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	2
--------------------------	---

第二章 “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发展	15
------------------------	----

第一节 张华《博物志》.....	16
------------------	----

第二节 郭璞《玄中记》.....	25
------------------	----

第三节 任昉《述异记》.....	31
------------------	----

第四节 其他“博物”志怪小说	41
----------------------	----

第三章 “杂传”体志怪小说的进程	45
------------------------	----

第一节 葛洪《神仙传》.....	46
------------------	----

第二节 王嘉《拾遗记》.....	53
------------------	----

第三节 《神异记》及其他“杂传”志怪小说	67
----------------------------	----

第四章 “搜神”体志怪小说的嬗变	79
------------------------	----

第一节 《列异传》.....	80
----------------	----

第二节 《异林》.....	93
---------------	----

第三节 干宝《搜神记》.....	94
------------------	----

第四节 陶潜《搜神后记》.....	130
-------------------	-----

第五节 刘义庆《幽明录》.....	146
-------------------	-----

第六节 东阳无疑《齐谐记》.....	161
--------------------	-----

第七节 吴均《续齐谐记》.....	165
-------------------	-----

第八节 刘敬叔《异苑》·····	177
第九节 其他“搜神”志怪小说 ·····	185
第五章“释氏辅教”类志怪小说 ·····	196
第一节 刘义庆《宣验记》·····	197
第二节 王琰《冥祥记》·····	201
第三节 颜之推《冤魂志》·····	209

下 编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题研究 ·····	222
第一节 因果报应主题 ·····	224
第二节 爱情主题 ·····	236
第三节 复仇主题 ·····	247
第四节 其他主题 ·····	250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艺术探解 ·····	260
第一节 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 ·····	260
第二节 神秘主义幻想的运用 ·····	271
第三节 诗意手法的运用 ·····	282
第四节 人物刻画 ·····	288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审美追求 ···	295
第一节 追求“奇异”之美 ·····	295
第二节 崇尚“人性”之美 ·····	305
第三节 崇尚“自然”之美 ·····	310
第四节 对人生的执著与关注 ·····	312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与发展 ···	31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	316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 ·····	319
参考文献 ·····	328

上编

SHANGBIAN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兴盛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之一，这不仅是因为长期的分裂和连年的战争，更是由于传统思想被颠覆，“独尊儒术”格局被打破。这一时期，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也异常活跃和丰富，诸种思想学说相互交融，碰撞出新的更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从而达到了哲学、思想、精神、文化的空前解放，而这种新的变化随之带来了文学的大繁荣。诗歌、辞赋、小说等异彩纷呈，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小说领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作家，如张华、葛洪、干宝、陶潜、王嘉、吴均等。具体到创作，汉代小说，正式著录的不过15种。魏晋时期，仅志怪小说，据不完全统计，已近30种。加上志人小说就更为可观。这种发展态势至南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迎来唐传奇的辉煌。

一、社会政治背景

魏晋南北朝带来了政治上空前的动荡，但却成为志怪小说繁荣的肥沃土壤和黄金时代。魏晋 200 年间，是这一动乱的肇始阶段。这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代，是统治阶级极端虚伪、贪婪、荒淫、阴险、暴虐的时代，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灾难深重的时代。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而深重的灾难，繁盛的中原大地竟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凄惨荒凉景象。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代汉后，分据东南、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亦相继称帝，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其间的攻战混乱仍然不断。公元 265 年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政权以后，虽然一度统一了全国，并出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但是由于腐败的士族制度已造成寒门与世族的尖锐矛盾。司马氏大封同姓王，还酿成了“八王之乱”。皇亲国戚们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残杀，前后达 16 年之久，中原大地再度遭到浩劫。在内忧不断、国力日渐削弱的情况下，又起外患：北方匈奴人乘机攻入中原，屠城洛阳，造成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祸”，鲜卑同时入侵，晋室南迁，西晋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灭亡了，中国北方陷入长达 100 多年的“五胡十六国”的纷扰割据中。继而又是长达近 200 年的南北朝（420—589）的对峙，其间朝代更替频繁，战乱灾难频仍，人民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苦不堪言。《三国志·魏志·荀彧传》引《曹瞒传》说：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

墟邑无复行人。

《三国志·武帝纪》卷一注引《魏书》说：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晋书·山简传》说：

自初平之元，迄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晋书·晋惠帝本纪》说：

（晋惠帝永平七年）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

如此动乱凄惨、黑暗残酷的环境时刻威胁着人民的生命，无奈的人们痛感生命朝不保夕，命运无常，内心深处充斥着焦虑与失望。于是他们便借助于早已存在的志怪形式，通过丰富的幻想构筑起各种不同的“他界”，将自己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理想的愿望寄托其中并曲折隐秘地表达出来。只要能摆脱现世的羁绊，补偿真实生活的不满而一遂心愿，即使明知是南柯一梦也乐此不疲，甘之如饴。因此，优秀的志怪小说是生活在战乱苦难时代里的人们关怀生命，表达对和平、稳定、幸福生活理想的憧憬与追求的载体，因此可以说是大混乱、大动荡和大苦难造就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正是在这乱世中，酿就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第一页辉煌。

二、精神支撑

分裂和对峙，虽然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却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文艺的兴盛。儒、释、道三教盛行，有神论和无神论自由辩论，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和社会理想蜂拥而出，异彩纷

呈，特别是鬼神信仰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类精神支撑。其实，相信鬼神乃是中国先民的原始信仰，至少远在殷人就有了“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的传统。据胡适研究，殷人所举行的借卜筮祭祀与鬼神沟通的仪式非常频繁：“每一年之中定期祭祀多至三百六十次……卜门的事项包括战争、巡行、狩猎、收获、气候、疾病和每一句的吉运等事项。”^[2]《礼记·祭法》上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又说：“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墨子也承认鬼神的存在，并竭力证明鬼神为实有的想法。《墨子·明鬼下》说“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鬼神之有，岂可疑哉”！法国学者格罗特对中国人的鬼神信仰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在中国人那里，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几乎分辨不出来。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交往都是十分活跃的。这种交往既是福之源，也是祸之根，因而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3]这种看法非常符合魏晋南北朝特殊时代人们思想的实际。不过，中国人的这一鬼魂观又与灵魂观紧密相关。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曾提出“万物有灵论”，认为后世的一切信仰、迷信无不导源于此。其实，这种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认识，不仅仅中国而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原始先民头脑里所共有的一种意念。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观念根源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但其中又寄寓着人类渴望长生的愿望。而在魏晋南北朝特

殊的社会背景下，宗教的规模、声势、影响都大大超过以往及后世，尤其当时佛道两教广泛传播，推波助澜，社会上充满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气。时人对鬼神的信仰更是深信不疑，虔诚有加，多认为鬼神的世界完全无异于人的世界。“盖当时以为幽冥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4]葛洪《抱朴子·疾谬篇》也证明了这一点：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祫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悦悸自失，喑呜俛仰，蒙蒙焉，莫莫焉，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肯谥已，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鬼怪故事是鬼神崇拜的实证，鬼神信仰则又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孕育的沃土。纵览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记载鬼神故事为其主要内容，人鬼相遇、人鬼共世、死人复活、鬼怪作祟等内容层出不穷，最为常见，这些常见内容凸显了时人对鬼神世界的热切关注。不过，这种关注从本质上说，正是时人关注自身存在世界以及珍爱生命的折射。魏晋南北朝之乱世无疑是强化这一关注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作者虽然在主观上有“人鬼乃皆实有”的观念，即承认鬼神的存在，但这种态度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把它当成审美对象，更不妨碍我们今天把它作为小说作品来审美和赏析。袁济喜先生在《六朝美学》中讲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志怪作者的创作心理。他说：“六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中，人们才可能把心头郁积的人生忧嗟宣泄出来，达到精神净化，超轶现实。审美在六朝人的精神生活中，占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是政教的附庸，而是人生的寄托；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自觉自愿地去从事文学创作，把它当作追求人身自由、超脱黑暗现实的精神寄托。”可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荣确与作家的精神信仰有巨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作者，主要是文人和方士。他们大都是官吏，极少数人没有做官，也是他们不肯做官，而不是不能做官。文人对志怪小说的写作，把“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看做一回事，一样认真地对待，但也绝非没有观赏和娱乐的性质。搜奇猎异，是文人作家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志怪小说娱人色彩的表现。

三、学术思想

伴随汉末以来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动与动荡不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传统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便是汉武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削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居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正统地位，一向被视为上至指导治国、下至待人接物的最高规范和原则。但儒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严格遵守师法、家法，重恪守而轻创造，在解经方式上趋于详密繁琐的章句训诂，并将其作为众徒立身显达、追求功利的手段，遂导致儒学的僵化与庸俗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卷十中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当时阴阳五行、谶纬符命之说盛行，甚至连董仲舒、刘向等经学大家都深受濡染。《汉书·翼奉传》说：“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

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更为荒唐的是，连《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配之以五行五德天干地支等名目。至曹操当政，遍求有治国用兵之术的纵横权谋之士，并不以正统的儒家思想来作为标准，自此儒学与仕途不再密切相关；晋司马氏大肆诛戮，借以排斥异党，学者为免杀身之祸，纷纷转向老庄。在这种情况下，儒学自然更趋衰微。史书对此多有记载。例如《晋书·儒林传序》说：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

儒学衰微，既是当时社会政治因素所致，又是其本身衰落再难维系人心使然。不仅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最易成为传播宗教迷信思想的土壤与温床。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迷信神仙道术之事，或笃信佛教，寻求精神的麻醉与解脱。而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的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空中楼阁上。同时，广大人民在极端痛苦的生活中，常常会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与愿望，表现出对剥削、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的反抗与不满情绪。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这一点，可以从许多志怪小说的有关内容中看出。另外，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儒家学者恪守至圣先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及“不知生，焉知死”的遗训，由此限制、框定了汉代的小说家们不去想象人为鬼之事，只是一味迎合汉武帝等统治者及当时人们普遍的好神仙心理而大量创作神仙小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生命已有了新的看法，不再相信有神仙的存在与长生不老之说，而是